

岁月如歌

## 第一次过元旦

文/程广海



我是一个懒惰的人,不喜欢流水账式的记录,对节日也没有什么仪式感。每年的元旦前后,总能看到朋友圈或我在的几个文学群里,文友们发的一些元旦感言,读来倒是有趣,这不禁让我想起自己第一次过元旦的情景。

1981年秋季开学的时候,我终于如愿以偿,考上了我们镇上最好的初中。入学分班的时候,见到了我们班主任刘老师。听他介绍才知道,学校每年在全镇几千名学生中,只招两个班108个学生,等于全镇的尖子生都汇聚在此了,希望我们努力学习,三年后都能考上县一中。

班主任是一位具有文艺细胞的老师,他的板书不仅漂亮,二胡拉得也很好听。周末下午或者晚上,他大都是拿一把椅子,坐在单身宿舍门口,沉浸在自己的音乐世界里。待悠长的二胡声起,总能引来老师和同学们的围观。

有一天晚自习课,刘老师郑重其事地告诉我们,过一段时间,我们就要迎接新年,也就是过元旦了,我们班要组织一次元旦晚会,每一个同学都要表演一个节目。他话音刚落,同学们叽叽喳喳议论起来,有的男生鼓掌欢呼,争相报名表演的节目。有些女生拿课本半遮面,羞地低下头,嚷嚷着不参加节目。

刘老师说,为难也罢,喜欢也好,这是我们班入学以来,第一次欢庆元旦大联欢的文艺活动,有才艺的表演才艺,没才艺的,读一段语文课本的段落,或者说几句自己内心的话也可以。

刘老师话音一落,几个胆小害羞的女生长出了一口气。

晚上回到宿舍的时候,临睡前,男生们议论着要表演的节目,猜测着哪个女生会什么样的表演,期待着元旦联欢晚会的到来。

我记得非常清楚,1981年的元旦是周四,那时候我们学校还没有元旦放

假的惯例,所以一切教学活动照常进行。就在晚饭前的最后一堂课前,刘老师来到教室,告诉给我们一个喜讯:为欢庆元旦,学校食堂晚饭给我们全班吃结余,每一位同学将会得到免费的一份菜。听此喜讯,同学们叫嚷着,把双手拍得呱呱响。

原来,这是学校的惯例了。我们学校面积大,有不少多余的地,所以,每个班都分得有四五分的一小块土地,夏收小麦秋收玉米,还有时令青菜供给食堂。这些劳动时间,都是老师带领我们从课余时间挤出来的。所有的收获,一部分分配给所在班级,这就是我们学生每年中秋节、元旦的两次吃结余。

元旦的晚饭,我们吃到了学校食堂的大白菜粉条炖豆腐,每个人都是满满一碗。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,对我们平常不舍得吃青菜的农村学生来说,这是一次难得的打牙祭,也是三年初中生活最美的回忆。

元旦晚会上,54个同学,每个人都表演了自己的节目。我们这些农村孩子,大都羞涩内敛,有几个大胆的男生走上讲台,演唱了当时流行的电影《上甘岭》主题曲《我的祖国》和《洪湖水浪打浪》。他们那不标准的音调,却也引来同学们的鼓掌。男生们期待的几个女生的表演,大都是朗读了课文的段落,没有期待中的惊喜和意外。晚会最后,是刘老师为我们表演的二胡曲。那奔放豪迈的曲声让我们听得如痴如醉,第一次领略到世界上还有这么美妙的音乐!一曲结束后,刘老师告诉我们,他拉的这个二胡曲叫《赛马》,以此来鼓励同学们以积极向上的精神努力学习,报效祖国。

岁月不居,时节如流。一些人和事随着光阴的流逝而飘散,而一些却愈来愈入人心,难以忘怀。一晃40年过去了,人生中第一次过元旦的记忆还是那么深刻,难以忘记。



往事情怀

## 杀猪菜

文/贾舒琴

每到冬天,除了期待一场雪,便心心念念的想吃一碗杀猪菜。

小时候,杀猪算得上是仅次于过年的隆重日子。全家总动员齐聚在院里院外,跑前忙后。有人烧火烧水,有人剥葱捣蒜,有人削土豆,有人拿着盆接猪血,有人清洗猪内脏,胆大的男孩子站在一旁看杀猪,捡起猪尿泡当皮球踢。

杀猪的日子是提前计划好的。打工的男人,家里捎个话请假也得赶回来。杀猪会挑周末,孩子们不上学能帮大人跑腿。褪猪毛的朱砂石父亲提前就备好了,豆腐、馒头也是母亲在前几日便准备好的。院子里放猪头猪蹄的编织袋、凉房里放肉的瓮、盛放猪油的盆、挂猪肝肺的钩子悬在梁上,地下放一杆秤和一块儿擦洗得干干净净的塑料布。

看热闹的、喂猪的、杀猪的会对一头猪的重量进行评估,有时候评估的误差相差不了十斤。也有看走眼的时候,三五十斤的误差总会让女主人笑盈盈地说:“超出预估了哇!”养一头猪,从春天种地开始就计划着种几亩玉米,家里的陈粮还有多少,土豆、蔓菁一样都不能少。贴秋膘的时候,母亲总是隔一日煮一锅猪食。肉眼可见猪圈里的猪一天天地长胖长大。小时候我们给家里的猪娃子起名,最壮实的那头叫“小象”,瘦小的那头叫“小青蛙”……

在寒冷的冬日,杀猪的场面热火朝天。半上午时分,槽头肉被提进了屋。女人们开始切肉,大块儿的猪肉扔进大铁锅里,随着吡溜溜的声响,油滋滋的猪肉在锅里随铲子翻滚着,红葱、大蒜、干姜粉、花椒等调料早已盛放在盘子里,炆锅的一瞬间,一股浓郁的猪肉香从窗户上窜出去,飘到院子里。女主人备几个下酒菜,炒猪肉和腌咸菜是必不可少的,还有小葱拌豆腐、炸花生米,男主人则拿出平日里舍不得喝的好酒。

土豆过油,粉条是用秋天晾晒的土豆粉制作的宽粉条,从腌酸菜的瓮里捞几苗酸白菜。切菜的刀在案板上起起落落,匀称细长的白菜丝被放入桶里用温水泡一会儿。杀猪菜烩得香不香,原料很重要。一锅油滋滋的杀猪菜出锅了,杀猪的二叔、按猪的三叔、村里的张大爷、李四婶子都被请到了炕上,杀猪菜、米汤捞饭、馒头陆续被端上桌,一场盛大的杀猪宴开始了。

孩子们被招呼到一旁的小桌子上,几个人围着坐,赶来赴杀猪宴的人都陆续到齐了,也有请了没到场的。女主人拿出大碗挨个数谁没吃到杀猪菜,该留几份,一勺子一勺子的舀出来。吃完杀猪菜的孩子们开始送杀猪菜。李大爷是孤寡老人给端一碗、放羊的二叔端一盘,杀猪菜就这样被送到了邻居家。在某一日,当你放学回家,一碗热在锅里的杀猪菜指不定是谁家端来的。虽然都是杀猪菜,每家的味道却各不相同。

吃完杀猪菜,傍晚时分,大人把猪肉分割开来,骨头、瘦肉、五花肉,冷冻存储的割成条、腌制的切成块儿,小孩子在炉子旁烤猪腰子。烧猪肉又是另一番景象,母亲拿着铁叉子、大盆子、铁桶、勺子、铲子,案板上放着从油锅里捞出的色泽诱人的烧猪肉。烧猪肉切成片儿,蘸着醋吃,鲜而不腻,忙着玩耍的孩子徒手抓几块便跑出了屋子。

如今,村里只剩下一户人家,二婶养了两头猪,年近古稀的二叔已不是当年那个威风凛凛帮邻居杀猪的二叔,而我家的猪圈早已坍塌,淹没在过膝的野草中。